



陈宏光

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，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、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犹如横空出世一般成了名人，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“张爸”，他的许多话也成了“名言”。

张爸的专业是医学，想必没有受过新闻传播或者公关方面的训练，但他的说话艺术和传播效果，却因此更值得我们琢磨和借鉴。

首先是深入浅出。作为一名医学专家，张爸自己也说过“我说的话每一个汉字你都能听明白，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”，但他并不因此拒绝与媒体和公众沟通，反而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，用各种形式与公众分享他对疫情的分析判断乃至预测，让老百姓能够心中有数、临危不乱。

其次是言简意赅。从“不能欺负老实人”到“防火防盗防同事”，张爸始终能自己创造金句，用最少的言语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。

再次是情真意切。张爸的采访和发言，几乎全是真情实感和接地气的表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老百姓既听得懂，也愿意听。比如他说：“我不是非常鼓励大家加班加点，这本身也不怎么人道。我们没有理由叫人家抛弃自己的家庭，在这里无休无止地工作。除非你热爱得不得了，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，它也就是一份



王 菁

电视剧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完结了，这部根据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的仙侠剧，在开播之初因剧情拖沓受到了诸多诟病，在豆瓣上的评分一直居于及格线之下。那时，老同学还跟我吐槽：“千篇一律，真的有人看么？”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以及抖音上如火如荼的宣传，剧的评分却开始一路走高。而且，同样是超前点播，《枕上书》在它的观众群体中得到了与电视剧《庆余年》完全不同的待遇，追《枕上书》的人几乎都花钱花得甘之如饴。比如我那位之前强烈怀疑这剧“没人看”的同学，就是花钱开通VIP、购买超前点播的人之一……这似乎也印证了近年来仙侠剧的“真香”定律。

其实仙侠剧一直都是荧屏上的宠儿。尽管几乎所有的仙侠剧都有着同样的毛病：剧情雷同、人设单调、架构的虚幻世界格局也大同小异……但是，仙侠剧从来没有缺少过观众，这是因为它对自己的观众群体定位很准。

仙侠剧大抵上可分成两类。第一是诸如《仙剑奇侠传》《古剑奇谭》这样以游戏内容为基础改编的，这一类的观众群体无疑就是大批的游戏玩家。当年《仙剑》播出的时候，多少玩家是守在电视前等着看的，BGM一响起，



徐 荔

因为经常跑监狱采访“大墙故事”的关系，我的微信联系人里有许多监狱民警。疫情发生后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“失踪”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因为监狱开启最严格管理模式，他们不是在监区内封闭执勤不能带手机，就是忙着相关工作根本来不及看消息。

最近，终于渐渐看到了他们，有的出现在公众号推送的文字稿件中，“解释”着他们“失联”的原因；有的自己发了朋友圈，调侃备勤中的自己变身 Tony 老师，给久未归家的兄弟们剃了头；有的在我发布的相关内容下发表评论，笑称他们恐怕要“秋冬装进去，春夏装出来”，是一群“被遗忘的人”……

电话采访几位民警时，“服从命令、职责所在”是他们说的最多的话。以前，我总会嫌这样的说法太过“官腔”，但这次这句话却让我感觉安全。有时我在想，要是每个人都能不折不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是不是许多灾难就可以避免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只要是人都会有私心，难免会懈怠。是啊，所以你一个我一个“难免”的私心、疏忽摘下了妻子，然后再由

工作。你不能用高尚啊这些词来绑架别人。”

最后是泰然自若。疫情当前，张爸的工作可以说是争分夺秒。但无论面对镜头，还是诉诸文字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从容。对于疫情防控，他说“你觉得很闷么，病毒也被你闷死了”“上海的重症（治疗）方案讲出来就一个点，上海市卫健委把上海市所有的资源、多学科的团队，全部集中在这里”“上海的方案并不是停留在纸头上的，上海的方案应该写在病人身上，这些病人都出院了，我认为上海的方案就出台了”……

而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对国外做法的各种质疑，他也并无丝毫沾沾自喜，而是尽可能地破除公众迷思：新加坡是“武当派”，美国的疫情不用我们担心，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是直接把最坏的结果现在就告诉你，但是这种最坏的结果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就是全欧洲不采取任何措施，以后也没有疫苗与特效药，而且是在后面几年的时间跨度内都没有药物和疫苗，“只要各个国家的策略变得越来越积极，那么国际疫情最终得到有效的防控只是时间问题”。

到那时，张爸说他会 silently（默默地）走开。但我相信，许多人也会默默地在微信订阅中留下一个公众号——“华山感染”。

就够激动了；第二类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，比如《三生三世》系列、《花千骨》等，这一类的观众群体大部分来自“原著党”，他们或批判或喜欢，总之就是几乎所有看过并喜欢原著的读者都会去看一看改编的剧。所以，它们本身就有观众基础，基本上只要选对了演员、改编得别太离谱，至少及格分还是能保住。

而除开这两类观众基础，所有的仙侠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众群体，那就是永远有言情故事情节的女性观众。其实，影视剧有时可作为反映生活、感悟人生、引发思考的良药，有时也可以仅仅就只是调味品。

拿我自己来说，看仙侠剧时，一边我的感性被人物之间的情感所调动，另一边我的理性又被其中的Bug和拖沓的情节所刺痛。但仔细想想，影视剧是艺术品，也是商品，而观众有时看个剧就是图放松、图愉悦。

因此，即便仙侠剧普遍存在注水严重、故事粗糙等问题（说真的，观众清楚得很，并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抱希望），但她们依然愿意为了男女主的一个吻，眼巴巴等上好几周，花钱开通VIP超前点播。因为，嗑一次糖带来的精神愉悦，值！

许许多多付出时间、精力甚至生命的代价去弥补，而这些补漏洞的也不过就是普通人。坚守岗位监狱民警们应该也有那么一丝丝无奈吧。身为警察，他们必须履行职责，可他们谁又不是儿女子女、丈夫妻子、父亲母亲？自古忠孝难两全，采访他们时，我脑袋里总会蹦出这句话。还有些为人母的民警在提到孩子时，即使隔着电话听筒，也能感觉到她们语气中的柔软、歉意和想念，忍着不哭已经是她们最大的坚强。

相比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可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们，大家对监狱民警的坚守其实知晓得不多，而像监狱民警这样默默在战“疫”中坚守职责的群体应该还有不少。

“虽然外面对我们的报道不多，但现在的平安，应该也有我们的一份力吧？”用不确定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是上海市女子监狱的一位民警，因为执行任务，她已经50多天没有回家了。对她的问题，我想答案很显然：是的，有的，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安全加分！待可以见面时，我想给你们一个拥抱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“零”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一切都像重新按了播放键，从暂停中醒过了神。地铁恢复了热闹，办公楼的灯火也点亮了，路面上“堵车大军”又回来了。孩子们从家里出来了，在社区的花园里大笑着、奔跑着与你擦肩而过。街边的小店，一路骑行看去，不再是封门关院的冷清。夜间的霓虹终于被添上人声的喧嚣，总算有了久违的烟火气。

公园重新开放了，海棠、樱花、郁金香、油菜花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争着要在阳光下好好露个脸儿；红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白的，远远望去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透着一股热闹劲儿。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也叫人忍不住低下头去打个招呼，“许久不见你也出来了呀？”

纸鸢飞起来了，空竹在线上跳跃，阿姨们的丝巾也飘起来了。滑板车、三轮车、独轮车都骑出来了，斜戴帽子的青年、咬着奶嘴的娃娃、扎着头巾的爷叔，骑手们翻着花样在小道上穿行。自拍杆、三脚架在树荫下、花丛前驻足；手机、单反留下花与人的



你美化过自己吗？

日前，在刷某视频软件时发现，艺人许晴因“公主病”被骂上热搜，原因是她和大多数人不对盘、没有生活能力、有“公主病”……那时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一个可以固执地坚持自我的人，即使在镜头面前，也不愿意“美化”自己，该有多么的“从心所欲”？

人的一生中，会因为多少事而焦虑，会焦虑多久？回首过往的岁月，小时候，我会因为一个数学成绩还没出来，以至于晚上做梦脑子里都是那红色的、大大的不及格；大学后，我会因为六月将至，自己还没有想要干的事、想要从事的行业，而到处刷招聘网站，获得建议；工作后，我会因为一个重点选题只有想要到达的方向却没有到达的桥梁，而在床上翻覆来去，最终只能叹息着入睡，希望头发不要因为此次无用的苦恼再掉几根……

小时候的焦虑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大部分人眼中的“好学生”，我不想别人觉得我“马失前蹄”；大学时的焦虑，是因为我不想“毕业就等于失业”，成为一个无业游民；工作后的焦虑，则是更想证明自己的能力……如今，我的焦虑则是，如何改掉自己“轻浮”的外在，做一个让人信赖的“社会人”。

“如果只看外表的话，我一定想不到你也快要三十了……”诸如此类的话语，自工作以来听了也不少。很多时候，我以为心态

光影。这个时候，口罩是要临时取下的，露出藏到了春天的美丽妆容，与百花争上一争也是不怕的。

雨是定然要来凑趣的，春雷更是粉墨登场，一场春雨绵绵密密在夜里撒下，空气里青草的味儿更浓了，闻起来精神也是一阵清爽。

春天，从冬走来，驱走了压在人身上的阴霾。人们从家里走出来，开始忙活起各自的事儿。春来了，冬的寂寥却不能叫人遗忘。听闻他国的冬尚未过去，清冷的水道却变清了，天鹅、海豚都回来了；马儿、野猪上街体验人的生活。当人类静止，自然悄悄回来了，长时间停放的汽车竟也长出了嫩嫩的绿芽。

冬想教会我们的，远远不止于苦痛。当喧闹回归，当工业再兴，当我们踏进春天里，伤痛不会被遗忘，那些曾经奋斗、现在也依然在奋斗的人们不会被遗忘。当冬天完全过去，我们更需要回想、更需要反思，为了下一个冬天可以留存的温暖、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。

滨江一景

王 湧



你美化过自己吗？

年轻一些，爱笑爱说一些，就会更容易让人接近一些，却没想到会造成现今一个让人觉得不成熟的自己。那么，我是真的不成熟吗？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想。

万事，有因必有果。大学时，在各个单位实习的我不爱与同事聊天，每天上班的主要日常就是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，在能力之内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，如完成每月的演出安排表，自己再多想一想，用不同颜色的字标注出该月所有的节假日。后来，我发现，工作是做好了，却很难融入集体。最终，被定义为“缺少与人畅聊”的能力。

后来，发现这样确实不行。于是，我努力克服自己对不熟悉的人很“慢热”的习惯，在白天努力成为一个“爱说爱笑”的人，到晚上再回归到那个不太爱与人“深交”的自己。

搜索聊天记录里的“哈哈哈”，可以出现几百上千条记录；每一句话，不带一个表情包，则话还没有结束；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，即使心里已经在翻白眼……看看工作后的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戴上了面具，还是面具找上了我？你说，那个爱笑爱说的我，和那个不爱与人说话的我，到底哪一个是我？这个问题，诚如我本人，也不知道准确答案。或许，只有等我七八十之后，才会有答案吧。



徐 慧



王 湧



张叶荷